

日本侵略者的搖籃

翁一夢

——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面面觀

求學時代慘痛日子

凡目前在六十歲以上的人，總不會忘記求學時代一段慘痛日子，每逢國恥或者慘案紀念日，學校都是停課放假的；尤其在每年五月間，紀念日特別的多，如五月三日為蔡公時被日軍殘殺的濟南慘案，五月九日為日本壓迫我國承認廿一條不平等條約的國恥紀念日，五卅為英人慘殺顧正鴻的上海慘案，始作俑者大都是日本。

民國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發生後的翌年，余正就讀上海大同大學理科一年級，時值國難當頭，舉國沸騰；上海各大學實施學生接受軍事訓練，不時列隊街頭遊行演說，還晉京向胡漢民先生請願抗日。那時學生們事實上已不能安心讀書，大都掀起了投筆從戎的浪潮，余曾一度投考航空學校，因視力不及格而名落孫山，乃與五六道同志合友人相約，東渡日本投考陸軍士官學校，一窺敵國的堂奧。

當時去日本很方便，既不要教育部發留學證書，又不需外交機關的簽證；到日本的留學費用，也與上海差不多，那時國幣與日圓的匯率，是國幣一元比日幣一圓餘。二十二年九月間余乘日輪長崎丸由滬起旋東渡，計費二十三元購得直達東京之船車聯運票，經二夜一日抵長崎，即改乘開往東京火車，車程約三十六個小時，惟中途在門司與下關（即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之處）間過渡，就攔了三小時。

到東京後，一面與同來者董、馮、盧、趙四人進入東亞日語高等預備學校學習日語文，一面積極準備投考陸軍士官學校。那時下定決心，要達成作軍人的願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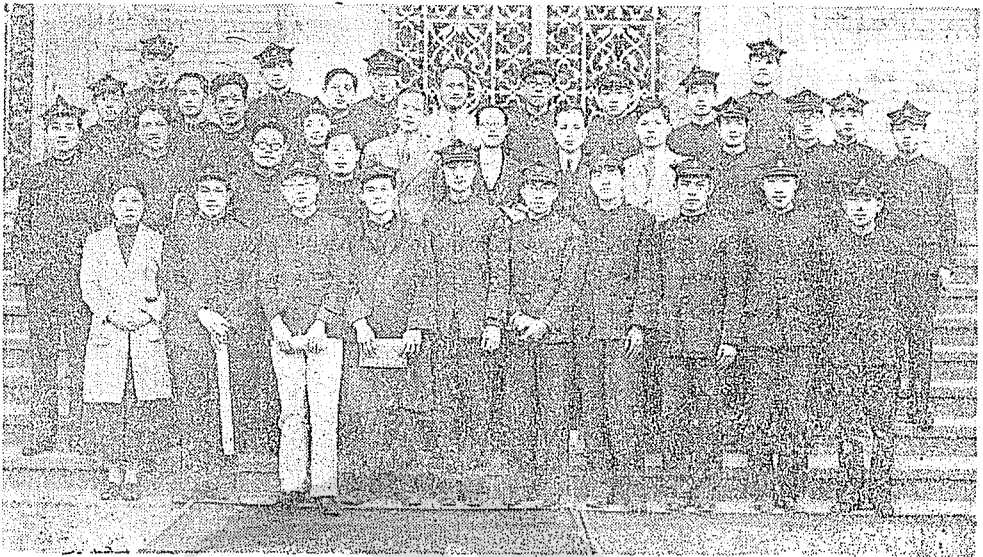
每聞朝日新聞、讀賣新聞登載我們國民政府如何整軍經武，如何勢力日漸茁壯強大，有時刊登蔣委員長戎裝閱兵或新式戰車出動行列，以及國軍在南京紫金山的吹號雄姿等照片。在日本人看來，無非是體會得中國在準備積極抗日，應如

何提起戒心而已；可是映在我們身處異國的遊子眼裡，卻深慶祖國的前途光明，不禁雀躍三百。

從士校看日人嘴臉

日本陸軍士官學校，可以說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幹部的搖籃。歷經大正昭和二代，赫赫將星，陸軍大臣或由軍人組閣的總理大臣，大都出身於該校，戰犯東條英機即曾任士官學校幹事（教育長）；就是我國自民初以來的許多風雲人物，亦不少是日本土官學校畢業生。

日本自明治維新以還，教育漸形發達。四十年前，東京一地，即有公私大學七所之多；只要有錢，不難打開學校之門，可是那時日本人有「試驗地獄」的說法，即是指投考陸軍士官學校及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的困難而言。因為這兩所學校是將來做文官、武將飛黃騰達的階梯，其中尤以投考士官學校為更難。蓋日本教育制度與我國稍異，它小學六年、中學五年、高等學校（或專門部）三年、大學三年，投考帝國大學須高等



民國二十五年中華留日同學會在早稻田大學留影，前排左起第二人為本文作者。

學校畢業，雖說困難，到底人數不多，大不了十取一罷了，可是投考士官學校係中學畢業生，每年應考生二、三萬人僅取二、三百名，那就要百中取一了。日本人一旦考取士官學校，就像我國古時中了狀元一樣，榮宗耀祖，指日可待，家中喜氣洋洋，親友餽贈錦旗錦幡，遍插門前，炫耀鄉里。

日本學生投考士官，不但學科成績必須優異，對體格檢查、態度儀表要求極嚴，尤其關於身世調查，每列為首要。比如那時朝鮮、台灣已併入日本版圖，其人民已被認為皇民，而朝鮮人及台灣人卻是絕對不准投考的。據說明治時代該校創設初期，專收貴族士族子弟；因從前日本社會階級制度極嚴，有皇族、貴族、士族、町人（即平民）之分，町人在社會上毫無地位，有時偶爾不慎對武士或有不敬的情事發生，如果正碰着該武士與頭上不愉快，即有遭殺身之禍，草菅人命，到後來才將尺度放寬，只要真真實實的日本人都可投考了。

故意刁難中國學生

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附設中華民國學生隊，簡稱中華隊，專收中國留學生；中華隊僅設步、砲二科，不似日本隊步騎砲工繙均齊。

民國二十二年余投考時為中華隊之第二十六期，該校對中華隊之考生，有二項重要規定：第一是報名投考時，必須具備國內名人的保證書，有同省籍的著名軍閥或政客則尤佳。余記得當時是請同鄉屈映光先生（前國務總理）作保的，廬君是請呂公望先生（前浙江都督）作

保，馮君是請張亮清先生（前陸大教官）作保的。第二是錄取入校時，須繳學費日幣貳千七百圓，並須一次繳納。因畢業期限為二年，半年為入伍生，另一年半為正科生，此二年間之學雜膳宿費均由校方負擔，並發服裝及每月零用錢五圓。二年的期限一到，不論學生的學業成績如何，學校總會給你畢業的。當時日本的物價，一斗米貳圓半，十錢（一角）可購蘋果三個或大梨三個雞蛋三四個。

錄取標準，概以上述的二項為主要依據。如遇應考生人數超出錄取額時，則要選上一選。余與四友人去應考，結果均告錄取。但余卻因接獲父親來函，謂貳千七百圓巨款須售良田三十五畝，始可湊足，但一時無法立即售出。余不得已乃作罷，而轉入早稻田大學理工科肄業。

事後思之，總覺得日本侵略者之對華政策，司馬昭之心，不言而喻；處處處心積慮。士官學校設立中華隊之目的，在於培植我國各省地方勢力，破壞全國統一，以遂其以華制華的陰謀，又可藉以聚斂。

教學內容頗有差距

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位於東京市市谷，士官學生每逢星期日可以外出，星期六下午四時後六時止，校外親友亦可前往相訪。

中華隊與日本隊分開授課，所用教材雖同，而教官則異。中華隊由一大尉任主任，綜理全隊一切，由一軍曹負責管理之責；學科方面如兵器、砲、術等教材都應用微積分、有機化學及高等物

理學原理，隊中有不少僅為高中一年級程度，一般頗難理解，倒是術科方面，教得極為認真。中華隊在士官學校校門左方約一百公尺處的二樓建築物內，一進隊門，即為販賣部兼會客室，中華學生紛紛集合在此，吃這吃那，上穿軍服，腳拖皮製拖鞋，狀甚閑散；但遙看操場上遠處日本隊各幢營房前，三三兩兩成組，有相撲者，有

練習劈劍者，有練習柔道者、弓箭者，么噶聲音，此起彼落，緊張氣氛與中華隊恰成對比。這正是學校當局對課外作業教育方針的不同。又中華隊教室的椅桌都頗為陳舊，上面遍留刻痕，刻有孫傳芳等軍閥的名字。

製造偽滿國傀儡隊

民國二十二年日本軍閥一手製成傀儡政府滿州國，同時陸軍士官學校亦成立了一個滿州國隊，傀儡皇帝溥儀的弟弟溥傑即為該隊的第一期學生。據說學校當局對於滿州國隊的管教，要比中華隊認真得多。校中兩隊的距離，相隔很遠，絕對禁止兩隊學生有所接觸及來往。但因爲國內國外留日學生同是炎黃子孫；而被劃入偽滿州國籍的學生又大都是初渡日本，（當時該校有學生四五百人，關內關外各佔半數）在東亞日語學校同習日語時，照樣是互有連繫。

馬革裹屍夙願已酬

在蔣光陰，二年時間倏忽即逝。吾友馮、趙諸君早余一年半返國。抗戰初期，趙君任職營長，迭建奇勳，於南京大會戰時，陣亡於清華門外，總算達成了馬革裹屍的夙願。

馮君亦任砲兵營長，駐紮上海大場陣地，與日寇交戰，有一次指揮發砲，誤了方位，砲彈落在友軍陣地上，炸死自己士兵十餘人，也許在校時，平時耳濡目染，總覺得學科術科技術不如人，恐日病作祟有以致之。

日本侵略者的軍國主義，我國近百年來不知吃了它多少苦頭，目前雖暫時成爲明日黃花，陸軍士官學校當亦已停辦。可是日本政客在第二次大戰戰敗之後，轉眼之間，又忘恩負義，斷交媚匪，令人髮指；我們痛定思痛，對它過去種種侵略意圖，仍當記取往日沉痛的教訓。



東條英機（見圖）曾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幹事（教育長）。他在出任日本首相時，發動二次世界大戰成爲頭號戰犯，被絞斃於鴨巢監獄。